

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笔谈(之十)

## 文学评论的破圈之道

□ 霍 艳

文学如何破圈成为时下热议的话题。在目前的讨论中,文学破圈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与影视结合,文学进行影视改编或成为综艺节目的主题;二是作家出镜成为主角,参加综艺节目录制和各种视频直播;三是展现文学现场,对颁奖典礼、新书发布等文学活动进行直播。

以上的破圈方式都以作家、作品为主角,文学评论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对文学破圈产生重要影响,也应寻求自身的破圈之道。

要想破圈,文学评论必须先摆正自己的位置。一段时间里,文学评论变成了少数精英的专属权利,只局限于文学圈内部传播,传播方式无非是从纸质媒体到微信公众号,几千的阅读量已实属不易,读者除了作家、同行就是学生,很难对大众产生触动。但“评论”正变成互联网最普遍的表达方式,无论是豆瓣打分、视频弹幕还是小红书分享,都是人们在行使评论的权利。文学评论也应如此,在文本面前,人人平等,谁都可以畅所欲言。新媒体时代,文学评论必须面对更广泛人群,人们有可能被一篇真知灼见的评论激发出阅读兴趣。所以,想要扮演好中介的角色,文学评论就必须破圈。

## 破除僵化的语言和套路

那究竟该如何破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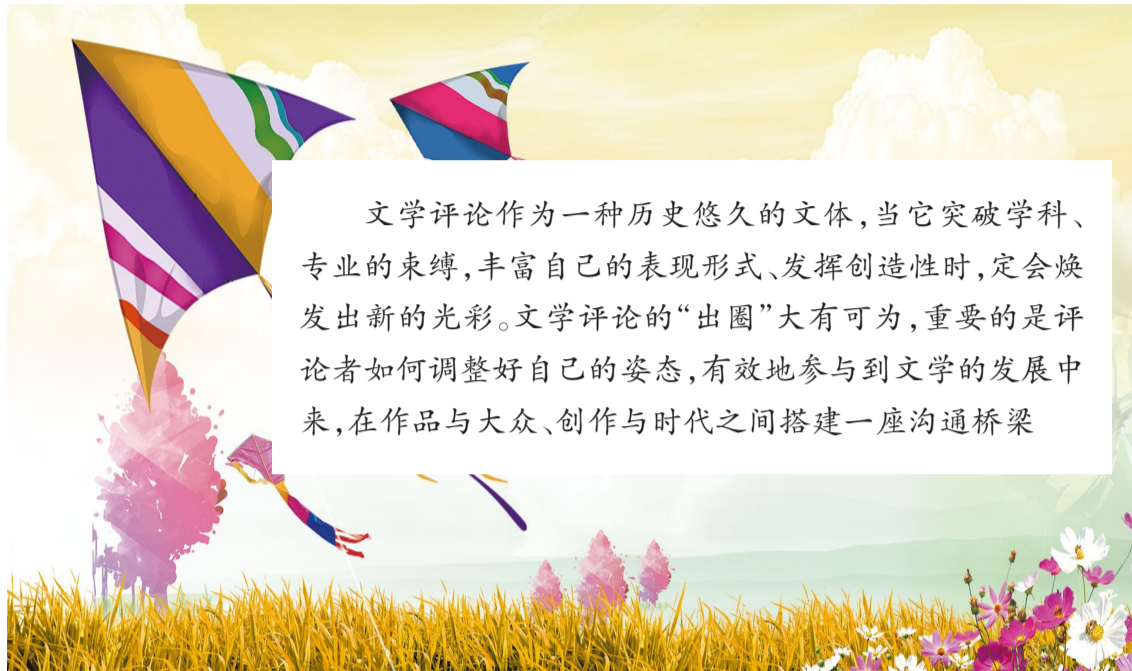
文学评论应该破除僵化话语之“圈”。当下的文学评论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且单调的话语体系,先是介绍创作背景、复述主要内容,再用理论加以点缀,但从头到尾都看不到评论者的个人趣味和价值判断,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表述和老生常谈的论调。青年批评家李壮认为这种文学评论使用了一种业内的“黑话”,如“虽然但是”、“较明显的提升空间”、“总体看来”、“仍不失为”、“较能打动”等,言辞间充满太多的玄机和顾虑,看似皆大欢喜,其实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不负责。

当前在互联网上有一批颇受欢迎的“读书人”,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他们的成功经验。他们的文学评论有着鲜明特点,语言更为简洁平实、观点鲜明、一针见血,常有精辟的判断,和当下文学评论中缺乏判断、回避判断区别开来。第三,他们强调作家、作品和生活的关联,认为好的作品应当映照出写作者独特的生活态度和敏感度。第四,他们对文体保持着高度敏感,会对叙事技巧进行拆解,把评论从“写什么”拓展为“怎么写”,告诉读者在哪里,进行一种普及性的文学教育。第五,他们的评论跨越了不同艺术门类,相互比较。除此以外,他们还熟悉新媒体的传播规律,能根据媒介特点选择不同的切入角度,如在微博侧重话题讨论、在抖音侧重情感抒发、在今日头条侧重文本阐释、在小红书侧重与日常生活的勾连等。这些互联网的“文学意见领袖”让文学评论展现出更多元的面貌。

文学评论想要破圈,就必须摆脱过去那套僵化的套路,评论不是给作家颁发奖状也不是“没话找话”,而是在有感而发的基础上对作品作出公正的判断。评论者首先要理清思路,不要在修辞层面过多纠缠,要迅速抵达核心、讨论真问题。其次要对学术化的表述进行大众转化,以大众听得懂的方式“转译”出来,避免“掉书袋”。评论者还要学会精简篇幅,不要执着于“长篇大论”和无效引用,灵活的短评更符合新媒体时代的阅读习惯。

## 借助新的媒介、新的知识谱系

文学评论应该破除惯性、舒适之“圈”。评论家须



文学评论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当它突破学科、专业的束缚,丰富自己的表现形式、发挥创造性时,定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文学评论的“出圈”大有可为,重要的是评论者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姿态,有效地参与到文学的发展中来,在作品与大众、创作与时代之间搭建一座沟通桥梁

繁出现在各种研讨会,靠着过去积累的文学资本进行惯性表达,有可能就逐渐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躺在舒适圈里。近年一些评论家产生了危机意识,他们深刻感受到文学评论只局限于圈子内部传播的无力,积极展开“破圈自救”。最早做出尝试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他变身up主从郭敬明讲到王小波,从《小时代》勾连到《平凡的世界》,评论得公允客观又不失幽默。他还追踪青年人最关切的话题,喜马拉雅上的《内卷文化15讲》就引发了年轻人的强烈共鸣。北京大学的从辰辰在B站的第一期视频题目就是《一个北大中文系老师的自救》,反思“当下文学出问题了吗?”的尖锐命题。评论家方岩主持“私人阅读史”的播客,以书单的形式分享阅读感受,虽然小众却充满着态度。这些勇于破圈的评论家在充分了解年轻人阅读习惯、话语方式和人生困境的基础上,借助新媒体“对症下药”,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展开有效对话。

除了线上破圈,线下评论家也可以积极贴近大众。当下各种文化活动尤其是对经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讲解受到人们追捧。文学评论家不能只穿梭于那些高大上的学术会议和闭门的作品研讨会,而要深入社区、书店、图书馆,以讲座的形式解析文学经典,唤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让文学评论真正进入日常生活。

文学评论应该破除单一标准之“圈”。现在文学的主题已经跨越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创作方式也有了人工智能创作和AI辅助创作,生成了各种跨媒介叙事,连“作者”概念都变得不再那么明确。评论者如果还采用单一的“文学性”标准,固守文学的学科壁垒,操持着传统的批评工具,就难以面对《临高启明》《机忆之地》这样的作品。面对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展现出的勃勃生机,文学评论者必须更新知识谱系,及时介入到文学发展的整体变革中来,而不是以“文学性”“纯文学”作为挡箭牌置身事外。评论者要丰富自己的“武器库”,不光要对新作品、新现象发言,更要对未来文学发展作出研判。

文学评论应该破除偏见之“圈”。人们在生活中总会形成一些偏见,如对某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文学创作有时还会加深这种偏见。比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一些经典作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缺乏理解,更有人通过伪造书信、回忆录等材料抹黑他们的形象,经过互联网发酵滋生了很多谣言。面对这样混乱的局面,一些学者就努力查证史料,解析谣言产生的原因,还原真实情况,带领人们全方位认识这些文学大家的全面成就。文学评论者有责任破除偏见、还原真实的创作情境,帮人们更加辩证地看待作家作品。

## 切己的体验与沟通的可能

我曾“以自己作为方法”,尝试文学评论破圈的可能。2018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作家的病,别让时代背锅》的文章,指出当今作家难以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个人关系,不能更新自己的认识视角并创造新的表述方式等问题,获得了较好的反响,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将文学评论推向大众。这两年我在《文汇报》开设“我们的文学生活”栏目,侧重分析新媒体时代下的文学新象。我讨论过“小红书”等平台的文学场如何对文学进行结构性的重建,讨论过书单背后缠绕着的一系列复杂权力关系如何影响人们阅读。面对作家努力打造人设的现象,我认为不该以牺牲作家身上的独特光晕为代价,过于娱乐化会导致大众很难以严肃的心态看待他们,也消解了文学的崇高性。我穿梭于各类书市,提出应该借助图书市集的火爆营造出青年阅读的浓厚氛围,缔结成一个文学共同体。这些文章通常3000字左右、语言尽量简洁,既有现象分析,也指出问题、给出建议。栏目引发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其中“新媒体文学场”“书单权力”等话题还成为热点。通过亲身实践,我看到了文学评论的更多可能。

撰写这些文章时,我先把自已摆在普通读者的位置该如何阅读文学?阅读怎样的文学?为什么要观看一场文学直播?我还通过行走去感受日常生活里的文学性,当我在潮汕街道看见生动精美的嵌瓷、看见樟林古港停泊的红头船时,作为一个北方人才真正明白了“新南方”的指向。所以,想要破圈,文学评论者就要真正进入读者、作家的生活圈,从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困惑出发,进而探讨文学所能发挥的作用。

当下,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阅读人口大量增加,阅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人们能更便捷地接触到作家作品,也面临着浩瀚文本里如何挑选的问题,文学评论正起到一个帮人们筛选、推荐的功能。同时新一代读者的阅读诉求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要借助文学开阔眼界、解答困惑、寻找在世界中的坐标,这时就需要一个指引者,文学评论者有能力扮演好这样的角色。文学评论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当它突破学科、专业的束缚,丰富自己的表现形式、发挥创造性时,定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文学评论的“出圈”大有可为,重要的是评论者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姿态,有效地参与到文学的发展中来,在作品与大众、创作与时代之间搭建一座沟通桥梁。

(作者系青年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

## 建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结构图」

——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增订版)》

□ 陈振华

学界一般视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为大传统,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为小传统。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中国文学重大的思想命题。它关乎中国文学的其来有自、历史渊源、传统赓续,更关乎中国文学如何在古今中西碰撞与交汇中走向现代。同时,它也对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与未来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时候,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是否能形成传统心存怀疑,或者仅仅对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有着模糊、笼统的认知,其中暗含着很多的偏见、忽视与简化。

正本清源,文学界与学术界迫切需要一部学术著作,对“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这一学术命题进行全面、深刻、专业的挖掘、清理与重新建构。夏志清的《新文学的传统》对新文学很多个案的分析颇见功力,只是这部反响很大的学术著作没有对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进行全面、体系化的论析。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王晓明、陈思和等一批学者也提出了很有创见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他们或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以革命、启蒙、民间、社群等诸多视域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深度解析。这些成果深化了人们对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理解。

王达敏和胡焕龙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增订版)》,将现代文学放置到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上进行思考,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它极富创见地建构了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路线图”与“结构图”。“路线图”是纵向历时性的思想路径

寻绎,论著提出了三个阶段——“交汇时代”“过渡时代”“轴心时代”,并以大量的思想资源与历史资料充实到精辟的论述中。“结构图”是指,在知识谱系的框架中搭建了“思想—文化传统”和“艺术—美学传统”两个主轴:“两大系统互为表里,从根本上反映并决定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面貌与发展趋势。”“结构图”是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共时性结构,同时也融合了历时性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想语境。

不仅如此,在“路线图”与“结构图”的谱系构成中,各自内部有着严密的逻辑关联与清晰的思维路径。

“路线图”中,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中后期中西“交汇时代”。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文学与思想早在这个时期就开始酝酿、发酵与出现。到了19世纪末,各种古今中外的思潮与文学变革此起彼伏,砥砺震荡,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过渡阶段”。这也回应了学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学术观点。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学术界发动了“三界革命”,高扬“思想启蒙”与“人的自觉”的时代主题。文学尤其是小说担负着重要的“新民”的历史使命。

这个阶段是早期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萌芽阶段的逻辑延伸,内在的精神脉络清晰可见。尽管晚清政权风雨飘摇,但这些思想革新与现代性精神仍处于封建社会的内部,还没有形成结构性的突破与颠覆。于是有了第三个阶段——“轴心时代”出现的历史必然。这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完成了文言向现代白话文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体系向现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转变,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向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

“结构图”理论体系的创建,是论著最富学理性和学术价值的地方。“思想—文化传统”与“艺术—美学传统”搭建起“结构图”的理论框架。其内部的逻辑清晰、合理、科学,且条分缕析。论著分析指出,“思想—文化传统”依据中国文化思潮、时代思想、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又形成了两大现代文学传统:“思想—政治教化传统”与“个性解放传统”,两者共同形构了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两大核心。论著接着又阐释建构了以此为核心派生出的两个重要的现代传统:“大众化传统”和“继承—借鉴传统”。“前者以白话文和平民意识为表里,充分显示出现代大众文化精神”;“后者则体现出在世界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履,显示出中外文学互相借鉴的内在规律”。作者在分析阐释建构的过程中,以科学的态度对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前因后果与历史性生成进行了极富学理性的阐发。

与“思想—文化传统”形成对应的是“艺术—美学传统”的学术建构。论著先是在中国儒家“载道”“教化”思想文化背景下,分析了现实主义现代传统的成长、定型以及后续发展;接着从“晚明思潮”“西风东渐”“情感解放”“五四个人主义精神”等历史的维度阐释浪漫主义现代传统的肇始、进程及其与古典浪漫主义的区别。论著精辟地指出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民族解放’到‘人的解放’及其深化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诉求下中国文学现代美学精神的变迁”。现实主义传统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既是历时性的文化、文学的逻辑使然,也是二者共时性的彼此融合、互渗、互补的深度耦合,还不止如此,在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以后,两位学人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在成书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传统,从而让“艺术—美学传统”的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和完整。

该书于2016年第一版出版,作者在此次增订版中对书稿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增订与完善。特别是在附录中增加了一篇四万字的长文《忏悔意识演变与中国当代忏悔文学的兴起》,聚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忏悔文学”。总之,这部学术著作汇集了两位学者多年的学术积累,体现了他们对这一命题的体系化思索。

(作者系安徽外国语学院文传学院教授)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增订版)》,王达敏、胡焕龙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22年12月

## 报告文学《胜战》在长沙首发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11月21日,军旅作家丁晓平长篇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新作《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新书首发式在湖南长沙举行。此次活动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承办。

《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决策指挥者视角全景式描写和回顾抗美援朝战争,集中展示志愿军五任司令员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的历史事迹。作品以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线,深入挖掘珍贵史料,生动再现五任司令员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和人民军队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 专家研讨“未来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11月23日至26日,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未来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和厦门举行。本次会议共分为“批评的新变与当代性”“当代诗的演进:从书写技艺到生命技术”“重新理解批评:未来维度与希望原理”三场专题研讨,来自多家高校及文学期刊社的40多位

专家与会研讨。大家认为,文学批评既要注重文学审美性的呈现,也不能忽视历史维度与科学维度,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要重新理解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想象文学批评的未来维度,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建构新的未来诗学。

(何晨)

## “历史意识与20世纪”学术会议在京举行

11月25日至26日,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历史意识与20世纪”学术会议在京举行。张翔、王悦之、陕庆、袁先欣等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20世纪是巨变的世纪。中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包含着制度和物质生活的大变革,也贯穿着思想与观念的变动,对新的历史意识的探索和对旧的历史意识的扬弃。在“历史意识与20世纪”的主题下,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天下·国家·国际”“文明与历史叙述”“历史意识与文化主体性”“概念·记忆·形象”等不同议题,通过整体观照和个案研究的方式,对20世纪不同类型的历史意识和思想观念的成因与变迁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者认为,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之间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人文历史学者应当在仔细研究传统中国的基础上深度把握中国文明转型的重要特征。与会学者还谈到,思想史、概念史、社会史等不同研究维度的学术理论变迁,提供了观察20世纪中国历史意识变迁的丰富视角,要通过20世纪中国广阔而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访,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明转型的不同面向。

## 张胜泽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红岩》文学杂志原主编张胜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1月3日在重庆逝世,享年86岁。

张胜泽,笔名俞徒,中共党员。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略论西方现代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等。曾获四川省科研成果论文奖等。

## 《曙光》杂志创刊七十周年

12月8日,新疆文联《曙光》杂志创刊70周年座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邓选斌出席并讲话,新疆文联副主席贾泽拉·尼合买提主持会议。作家、翻译家、评论家代表,新疆文联所属各期刊、各文艺家协会代表参加座谈会。

邓选斌谈到,在70年的光辉历程中,《曙光》杂志培养了众多优秀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人才,他们是推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曙光》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高举旗帜,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坚持标准,严格要求,锻造一支有党性、有信仰、有道德、高素质的编辑工作队伍,不断推动文学期刊高质量发展。

与会者表示,《曙光》杂志的70年是当代哈萨克文学繁荣发展的70年,文学工作者未来要继续坚持创作,全面提升素养,努力推出更多精品力作。